

岑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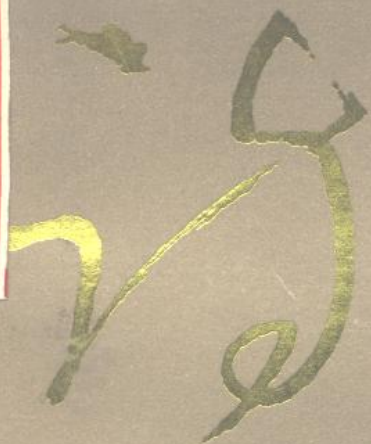
诗刊社

花城出版社

含编

眼睛和橄榄

诗人丛书第五辑



眼睛和橄榄

岑 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3印张 2插图 4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10261·875 定价0.99元

目 录

眼睛和橄榄.....	1
给小尼柯.....	8
我认得你们的手.....	14
奴隶船.....	18
血红的问号.....	21
生命的歌.....	25
不是幻想的故事.....	31

唱给新来的日子.....	35
春天.....	41
香港，我陌生的老相识.....	44
秋海棠上的情诗.....	51
在风中.....	56
为爱寻根.....	61
鱼脊骨.....	68
花的原野.....	74

风.....	79
友谊.....	82
时间.....	84
青春.....	86
现代人.....	88
后记.....	90

眼睛和橄榄

子夜过了，又一天降临了，
这时刻你终于艰难地入睡了。
玛丽啊，所以你才不知道：
当黎明还来不及哈哈大笑，
骄奢地向你露出金币似的表情，
约翰就从你身边悄悄爬起来，
向你凝望，用他深情的眼睛。

啊，玛丽！你还记得吗：
那年春天，蒲公英已经开花，
爱情和喧闹的树林一同绿了，
在那樱草丛中，
约翰告诉你，他一无所有，
比一根孤独的小草还要贫穷。
那时你仰望着蓝天笑了，
你说：“约翰，我亲爱的人！”

你仁慈的眼睛蓝得象美丽的天空，
这比世界上的一切还要富有，
所以我相信幸福会酿满我的心胸。”
当约翰俯下来轻轻含起
你咬在唇边的一条橄榄枝，
从他闪着温柔光泽的双眸里，
你发觉了自己微笑着的影子，
好象在深邃而透明的山湖上，
沐浴着快乐无忧的小天使……

玛丽啊，十多个年头过去了！
幻梦的船，只航行了一个春天，
后来就在岁月的风涛中沉没了；
在那狂飙四起的生活海洋里，
如今只剩下它破碎的龙骨了；
约翰的眼睛还同过去一样蓝，
可是他看见世界整个儿昏暗了。

* * *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天亮还有一会儿呢。*

* 这两句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

妻子和儿女们睡的多酣呀！

约翰，你望着他们想些什么呢？

你是不是在追踪着他们的梦境？

那是恶的梦还是好的梦呢？

是房东、债主、传票，

还是一家子高高兴兴

围着一盘烤马铃薯欢呼呢？

但愿他们梦见的是一大块面包，

那是他们心中暖烘烘的太阳呀。

啊！面包，太阳；太阳，面包！

这样的光明你打算到哪儿去寻找？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天亮还有一会儿呢。

再看一看你的玛丽吧！

她美丽的痕迹还没有褪尽，

分明还遗留在你凹陷的眼睛里。

再看一看心爱的孩子们吧！

尽管他们很肮脏，只会啼哭，

到底还是你眼中的安琪儿呀！

怎么啦，约翰，你哭了吗？
你觉得自己负累了这个家吗？
别哭，玛丽会原谅你的，
你的一家都会原谅你的。
你儿子在路边捡拾香蕉皮的时候，
邻家的婆娘流着眼泪原谅你。
那个等待火烟的炉灶，
也会张口慨叹、原谅你的。
甚至那个被你卖掉的时钟，
也会在远处摇头、原谅你的。
因为你的双手从不怠惰，
你是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机器。
你才四十岁老板就说你老了，
老的机器注定要被新的来接替。
你向生活索取每天的粮食，
而你却变成它餐桌上的面包皮。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天亮还有一会儿呢。

啊，约翰，你等一等吧！

你要寻找的光明不是光明，
那无非是荒野上的一点磷火呀！
你想一想，再想一想吧！
约翰！约翰！约翰！
你真的就要走了吗？
天亮还有一会儿呢……

* * *

约翰走了，终于走了。
约翰轻轻开门、轻轻关上。
约翰迎着寒风走了。

约翰看见霞光在远天烧起来。
纽约是斑驳的，而天空呀，
今天却显得分外明亮。
约翰到处留恋地张望，
用他那碧蓝碧蓝的眼睛；
他仿佛要把世界上的彩色，
浓缩在这深情而悲痛的最后瞥。
他走呀走，走过了许多地方，
现在他走到自由神像面前，
默诵着自由神像底座上镂刻着的诗句：

“把你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
疲劳、穷困而拥挤的人，
那些丰饶的海岸上的
不幸而无用的人交给我，
把那些在风雨中飘摇的
无家的人交给我，
我要在那金黄色的门旁
举起我的明灯……”*

约翰的眼泪滴在神像的旁边，
他仰望女神，女神举目远眺，
没有怜悯，永远是冷漠的一笑，
因为悲剧何止万万千千，
时刻都要演出在她的眼前。

约翰匆匆上路，走过许多地方，
现在他来到一家医院的门口，
最后的勇气燃起他最后的希望，
失去的光明要从这里去寻找。

* 这是艾玛·拉查鲁斯1883年为纽约自由神像所写的诗句。

“先生，你们这儿收买眼睛吗？”

“是的，”冰块似的声音这样回答。

“要办什么手续吗，先生？”

“手续很简单，愿卖愿买，

就象买卖橄榄一般随便。”……

1961年5月

给小尼柯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日，希腊人民英雄尼柯斯·贝劳扬尼斯为手执权柄者杀害。就在那差不多时候，贝劳扬尼斯在狱中的妻子生下了小尼柯。十一个年头过去了，在我们心中，小尼柯已一天天长大……

风从春天的摇篮里飞来，
把缠在山头的白巾衔走了。
风从太阳的家宅里飞来，
把树林和鸟雀一同叫醒了。

孩子呵，你采的什么花？
那是鸡冠花？那是山茶花？
那血一样的是红铃兰吗？
全是露水晶晶的花儿呀！
全是蜜蜂吻过的花儿呀！

当你把花儿轻轻抱在胸前，

就象抱住一个颤抖着的春天，
枝头的鸟儿就一齐问了，
用它们带翅飞翔的语言：

“小尼柯，小尼柯！
哪里去呵？哪里去呵……”

“我到爸爸那里去！
我到爸爸那里去呵……”
你挺起小胸脯这样回答，
就抱着花儿看爸爸去了。

看哪，在那岩石上，
镂刻着爸爸的名字；
看哪，在那岩石上，
飘荡着爸爸的笑意；
是谁带来的繁花堆成林子，
开在爸爸岩石的怀抱里？
那是爸爸还伸出他岩石的手，
接过你云彩般灿烂的花枝。

这时连叶芽儿都听见你说了：

“爸爸，你好哇！爸爸……”

这时连信天翁都听见你说了：

“亲爱的爸爸，你好哇……”

哦，小尼柯！

小尼柯啊，你别伤心啊！

你可记得你妈妈

透过生锈的窗棂向你说的话：

“小尼柯，小尼柯！

要勇敢啊！要坚强啊！

要象矫健的山鹰一样，

往高高的地方飞啊……”

别伤心，小尼柯！

你可记得你妈妈

隔着铁打的藩篱，

用她庄重的微笑，

默默地教你认真理的字？

啊，小尼柯，你不要哭！

谁说你是一片浮萍？

谁说你象灯芯一般孤苦？

千万个正直的人民，
都是你身边的父母。
无论在日里还是夜里，
都用暖烘烘的心房把你卫护。
小尼柯啊，小尼柯！
在希腊古老的国土，
除了镣铐碰击的声音，
还处处响起了希望的鞞鼓！

把眼泪揩干吧，
伟大战士的儿子！
请你听一听，听一听，
爸爸还活在永远飞扬的歌声里。
你听一听，再听一听，
爸爸的名字正在周围高高升起；
他在进军的号角声中擎着大旗，
跨上高头大马威武地奔驰！

呵，你看，你看你爸爸，
还活在叶子一般多的图画上；
你看他手里拿着一朵红玫瑰，
冷对那指着他胸膛的三支枪。

他面向着仇敌和死亡笑了，
显得那么骄傲而安详！
你看他背后是雅典神庙的石柱，
天上是云，远方是层层山嶂，
我想那发出万道金光的深处，
就是时代的风吹来的方向……

孩子，对了，应该象现在这样，
应该把眼泪抹得一点不剩，
然后从心中唤来弓弦的音响。
战士的儿子是一支发出的箭，
要笔直，要尖利，要无比坚强！

风从春天的摇篮里飞来，
把缠在山头的白巾衔走了。
风从太阳的家宅里飞来，
把树林和鸟雀一同唤醒了。

孩子啊，你给爸爸留下了什么花？
那是鸡冠花？那是山茶花？
那血一样的是红铃兰吗？

孩子，但愿听到你这样回答：

“不，我的叔叔！

那是心的花，火焰的花啊！

一束鲜花是一个火把，

一个火把幻成了一束鲜花……”

1961年3月